



# 卷三十四

書名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三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編號 D8622200

第一卷

向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時人不解蒼天意

也須陰陽兩相扶

枉使身心着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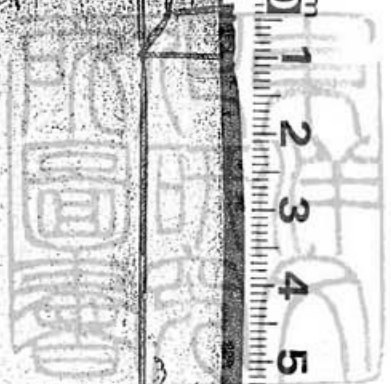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只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真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窮窮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潘家原聘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

彩色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乙、31.14

8

4.17



双紅堂  
小説  
30(14)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十四卷  
文錢小隙造奇冤

世上何人會此言

等閒倒盡十分酒

物外烟霞爲伴侶

他時功滿歸何處

休將名利掛心頭

遇興高歌一百篇

壺中日月任嬋娟

直駕雲車入洞天

這八句詩乃回道人所作那道人是誰姓呂名嵩號洞賓  
岳州河東人氏大唐咸通中應進士舉遊長安酒肆遇正  
陽子鍾離先生點破了黃梁夢知宦途不足戀遂求度世  
之術鍾離先生恐他立志未堅十遍試過知其可度欲授  
以黃白秘方使之點石成金濟世利物然後三千功滿八  
百行圓洞賓問道所點之金後來還有變異否鍾離先生

答道直待三千年後還歸本質洞賓慨然不樂道雖然遂  
我一時之願可惜費了三千年後遇途之人弟子不願受  
此方也鍾離先生呵呵大笑道汝有此好心三千八百盡  
在於此吾向蒙苦竹真君分付道汝遊人間若遇兩口的  
便是你的弟子遍遊天下從沒見有兩口之人今汝姓呂  
即其人也遂傳以分合陰陽之妙洞賓修煉丹成發誓必  
須度盡天下衆生方可上昇從此混迹塵途自稱為回道  
人回字也是二口暗藏著呂字嘗遊長沙手持小小磁罐  
乞錢向市上大言我有長生不死之方有人肯施錢滿罐  
便以方授之市人不信爭以錢投罐罐終不滿衆皆駭然  
忽有一僧人推一車子錢從市東來戲對道人說我這車  
子錢其有千貫你罐裡能容之否道人笑道連車子也推



得進何況錢乎那僧不以為然想著這罐子有多少大嘴  
能容得車兒明明是說謊道人見其沉吟便道只怕你不  
肯布施若道個肯字不愁這車子不進我罐兒裡去此時  
衆人聚觀者極多一個個肉眼凡夫誰人肯信都去攙掇  
那僧人那僧人也道必無此事便道看你本事我有何不  
肯道人便將罐子側着將罐口向著車兒尙離三步之遠  
對僧人道你敢道三聲肯麼僧人連叫三聲肯肯肯每叫  
一聲肯那車子便近一步到第三個肯字那車兒却像罐  
內有人扯拽一般一溜子滾入罐內去了衆人一個眼花  
不見了車兒發聲齊喊道奇怪奇怪都來張那罐口只見  
裡面黑洞洞地那僧人就有不悅之意問道你那道人是  
神仙還是幻術道人口占八句道

非神亦非仙

天地有終窮

此身非吾有

苟不從吾遊

非術亦非幻

桑田經幾變

財又何足戀

騎鯨騰汗漫

那僧人疑心是個妖術，欲同眾人執之送官。道人道：「你莫非懊悔不捨得這車子錢財麼？我今還你就是。」遂索紙筆寫一道符，投入罐內，喝聲出出，眾人千百隻眼睛看着罐口，並無動靜。道人說道：「這罐子貪財不肯送，將出來待貧道自去討來還你。」說聲未了，盤身望罐口一跳，如落在萬丈深潭，影兒也不見了。那僧人連呼道人出來，道人快出來，罐裡並不則聲。僧人大怒，提起罐兒向地下一擲，其罐打得粉碎，也不見道人，也不見車兒。連先前眾人布施的

散錢並不見個，正不知那裡去了。只見有字紙一幅，取來看時，題得有詩四句道：

尋真要識真

見真潭未悟

一笑再相逢

驅車凍平路

眾人正在傳觀，只見字跡漸滅，須臾之間，連這幅白紙也不見了。眾人纔信是神仙，闕而散，只有那僧人失脫了一車子錢財，意氣沮喪，忽想着詩中一笑再相逢，驅車凍平路之語，急急忙忙行到東平路上，認得自家的錢車，那錢物依然分毫不動。那道人立於車傍，舉手笑道：「相待久矣，錢車可自收去。」又嘆道：「出家之人，尚且惜錢如此，更有何人不愛錢者？」普天下無一人可度，可憐哉，可痛哉。言訖騰雲而去，那僧人驚呆了半晌，去看那車輪上，每邊各有

一口守二口成呂乃知呂洞賓也懊悔無及正是

天上神仙容易遇 世間難得捨財人

方纔說呂洞賓的故事因爲那僧人舍不得這一車子錢把個活神仙當面挫過有人論這一車子錢豈是小事也怪那僧人不得世上還有一文錢也舍不得的依在下着來舍得一直子錢就從那舍得一文錢這一念推廣上去舍不得一文錢就從那舍不得一車子錢這一念算計入來不要吧錢多錢少看做兩樣如今聽在下說這一文錢小小的故事列位看官們各宜警醒懲忿窒慾且休望超死入道也是保身保家的正理詩云

不爭鬪氣不貪錢 舍得錢時結得緣

除却錢財煩惱少 無煩無惱卽神仙



話說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有景德鎮造個馬頭去處鎮上百姓都以燒造磁器爲業四方商賈來載往蘇杭各處販賣儘有利息就中單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個窰戶一個做手渾家楊氏善能描畫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渾家描畫花草人物兩口俱不喫空住了一個冷巷裡儘可度日有餘那楊氏年三十六歲貌頗不醜也肯與人活動只爲老公利害只好背地裡偶一爲之却不敢明當做事所生一子名喚丘長兒年十四歲資性愚魯尙未會做活只在家中走跳忽一日楊氏患肚疼思想椒湯喫把一文錢教長兒到市上買椒長兒拿了一文錢纔走出門剛剛遇著東間壁一艘做磁胚劉三旺的兒子叫做再旺也走出門來那再旺年十三歲比長兒到乖巧平日喜的是攬錢要

于怎的樣擲錢也有八個六個擲出或字或背一色的謂之渾成也有七個五個擲去一背一字間花兒去的謂之背間再旺和長兒閒常有錢時多曾在巷口一個空墻頭上耍過來這一日巷中相遇同走到當初耍錢去處再旺又要和長兒耍字長兒道我今日沒有錢在身邊再旺道你往那里去長兒道娘肚疼叫裁買椒泡湯喫再旺道你買椒一定有錢長兒道只有得一文錢再旺道一文錢也好要我也把一文與你賭個背字兩背的便都贏去兩字便輸一字一背不筭長兒道這文錢是要買椒的倘或輸與你了把什麼去買再旺道不妨事你若贏了是造化若輸了時我借與你下次還我就是長兒一時不老成就把這文錢撒在地上再旺在兜裡也摸出一個錢丟下地來



長兒的錢是個背再旺的是個字這擲錢也有先後常規該是背的先擲長兒檢起兩文錢攤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摺住曲一曲腰叫聲背擲將下去果然兩背長兒贏了收起一文留一文在地再旺又在兜裡摸出一文錢來連地下這文錢攪起一般樣攤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摺住曲一曲腰叫聲背擲將下去却是兩個字又是再旺輸了長兒把兩個錢都收起和自已這一文錢共是三個長兒贏得順流動了賭興問再旺還有錢麼再旺道錢儘有只怕你没造化贏得當家偏手在兜裡摸出十來個淨錢捻在手裡嘖嘖誇道好錢好錢問長兒還敢擲麼又丟下一文來長兒又擲了兩背第四次再旺又是兩個字連擲了十來次都是長兒贏字其得不十二文分明

是掘藏一般喜得長兒笑容滿面拿了錢便走再旺那肯放他上前攔住道你贏了我許多錢走那里去長兒道娘肚疼等樹湯喫我去去間時再來再旺道我還有錢在腰裡你贏得時我送你長兒只是要去再旺發起喉急來便道你若不肯擲時還了我的錢便罷你把一文錢來騙了我許多錢如何就去長兒道我是懶得有采須不是白奪你的再旺索性把兜肚裡錢盡數取出約莫有三三十文做一堆兒堆在地下道待我輸盡了這些錢便放你走長兒是個小廝家眼孔淺見了這錢不覺貪心又起况且再旺抵死纏住只得又擲誰知風無常順兵無常勝這番采頭又輪到再旺了照前擲了一二十次雖則中間互有勝負却是再旺贏得多到結末來這十二文錢依舊被他復

去長兒剛剛原利得一文錢自古道得以氣勝初番長兒懶贏了一兩文膽就壯了偶然有些采頭就連贏數次到第二番又懶時不是他心中所願况且著了個貪心手下就有些矜持到一連懶輸了幾文去了個舍不得一個又添了個吝字氣便索然志當再旺一股憤氣又且稍長膽壯自然贏了大凡人富的好過貧的好過只有先貧後富的最是難過據長兒一文錢起手時贏得一二文也是勾了一連得了十二文錢一拳頭捨不住就該任手回家可笑長兒把這錢不看做倘來之物反認作自己東西重復輸去好不氣悶痴心還想再像初次贏將轉來就是輸了他原許下借我的有何不可這一交合該長兒懶了忍不住按定心坎再復一擲又是二字心裡着忙就去捨那錢



手去遲些先被再旺搶到手中都裝入兜肚裡去了長兒道我只有三文錢要買椒的你原說過贏時借我怎的都收去了再旺怪長兒先前贏了他十二文錢就要走今番正好出氣君子報仇直待三年小人報仇只在眼前怎麼還肯把這文錢借他把長兒雙手攔開故意的一跳一舞跑入巷去了急得長兒且哭且叫也回身進巷扯住再旺要錢兩個扭做一堆廝打

孫龐鬪智誰爲勝

楚漢爭鋒那個強

却說楊氏專等椒來泡湯喫望了多時不見長兒回來覺得肚疼定了走出門來張看只見長兒和再旺扭住廝打罵道小殺才教你買椒不買到在此尋鬧還不撒開兩個小廝聽得罵都放下手再旺就閃在一邊楊氏問長兒買

的椒在那里長兒含着眼淚回道那買椒的一文錢被再旺奪去了再旺道他與我攤錢輸與我的楊氏只該罵自己兒子不該攤錢不該怪別人况且一文錢所值幾何既輸了去只索罷休單因楊氏一時不明惹出一場大禍展轉的害了最少人的性命正是

事不三思終有悔

人能百忍自無憂

楊氏因等候長兒不來一肚子惡氣正沒出處聽說贏了他兒子的一文錢便罵道天殺的野賊種要錢時何不教你娘趁漢去來騙我家小廝攤錢口裡一頓罵一頓便扯再旺來打恰正抓住了兜肚鑿下兩個粟暴那小廝打急了把身子來一掙却掙斷了兜肚帶子落下地來索郎一聲響兜肚子裡面的錢撒了一地楊氏道只還我那一文

便了。長兒得了娘的口氣，就勢搶了一把錢，奔進自屋裡去。再旺就叫起屈來，楊氏趕進屋裡，喝教長兒還了他錢。長兒被娘逼不過，把錢對着街上一撒。再旺一頭哭，一頭罵。一頭檢錢，檢起時，少了六七文錢。情知是長兒藏下，攔著門，只顧罵。楊氏道：「也不見這天殺的野賊種，恁地撒發。」把大門關上，走進去了。再旺敲了一回門，又罵了一回，哭到自屋裡去。母親孫大娘正在竈下燒火，聞其緣故，再旺哭訴道：「長兒搶了我的錢，他的娘不說他不是，他罵娘養漢野雞的種，要錢時，何不教你娘養漢。孫大娘不聽時，萬事全休。」一聽了這句不入耳的言語，不覺

怒從心上起

惡向胆邊生

原來孫大娘最痛兒子，極是護短，又兼性暴，能言快語，是

個攬事的女都頭，若相罵起來，一連罵十來日，也不口乾。

有名叫做綽板婆，他與丘家只隔得三四個間壁居住，也

曉得楊氏平日有些不三不四的毛病，只為從無口面，不

好發揮出來，一聞再旺之語，太陽裡爆出火來，立在街頭，

罵道：「狗潑婦，狗淫婦，自己瞞着老公，趕漢子，我不管你罷。」

了到來，誇別人，老娘人便看不像，却替老公爭氣，前門不

進師姑，後門不進和尚，拳頭上立得人起，臂膊上走得馬

過，不像你那狗淫婦，人硬貨不硬，表壯裏不壯，作成老公

帶了綠帽兒，羞也不羞，還虧你老著臉在街坊上罵人，便

臊賤時，也不恁般般做作。我家小廝年小，連頭帶腦也還

不勾與你補空，你休得纏他。驟發時還去尋那舊漢子，是

多尋幾遭，多養了幾個野賊種，大起來好做賊。一聲潑婦，

一聲淫婦罵一個路絕人稀楊氏怕老公不敢攬事又沒處出氣只得罵長兒道都是你那小天殺的不學好引這長舌婦開口提起木柴把長兒劈頭就打打得長兒頭破血淋豪洵大哭丘乙大正從窩上回來聽得孫大娘叫罵側耳多時一句句都聽在肚神想道是那家婆娘不秀氣替老公粧幌子惹得綽板婆叫罵及至回家見長兒啼哭問起緣繇到是自家家裡招攬的是非丘乙大是個硬漢怕人耻笑聲也不噴氣忿忿地坐下遠遠的聽得罵聲不絕直到黃昏後方纔住口丘乙大喫了幾碗酒等到夜深人靜叫老婆來盤問道你這賤人瞞著我做的好事趣的許多漢子姓甚名誰好好招將出來我自去尋他說話那婆娘原是怕老公的聽得這句話分明似半空中響一個

霹靂戰兢兢還敢開口丘乙大道發賤婦你有本事偷漢子如何沒本事說出來若要不知除非莫為瞞得老公瞞不得隣里今日教我如何做人你快快說來也得我心下明白楊氏道沒有這事教我說誰來丘乙大道真個沒有楊氏道沒有丘乙大道既是沒有時他們如何說你你如何憑他說不則一聲顯是心虛口軟應他不得若是真個沒有是他們詐說你時你今夜吊死在他門上方表你清白也出脫了我的醜名明日我好與他講話那婆娘怎肯走動流下淚來被乙大三兩個巴掌攪出大門把一條戲索丟與他叫道快死快死不死便是戀漢子了說罷闕上門兒進來長兒要來開門被乙大一頓栗暴打得哭了一場睡去了乙大有了幾分酒意也自睡去單剩楊氏在門

麻

外好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千不是，萬不是，只是自家不是，除却死別無良策，自悲自怨了多時，恐怕天明，慌慌張張的取了麻索去認那劉三旺的門首，也是將死的人，失魂顛智，劉家本在東間壁第三家，却錯走到西邊去，走過了五六家，到第七家，見門面與劉家相像，怔怔的把幾塊亂磚襯脚，搭上麻索於簷下繫頸自盡，可憐伶俐婦人，只爲一文錢鬪氣，喪了性命，正是

地下新添惡死鬼

人間不見畫花人

却說西隣第七家是個打鐵的匠人，門首這匠人渾名叫做白鐵，每夜四更便起來打鐵，偶然開了大門，撒溺，忽然一陣冷風吹得毛骨竦然，定睛看時，喫了一驚，

不是槐欄場中鮑老

竟像鞦韆架上佳人

簷下掛著一件物事，不知是那單來的好，不怕人猶恐是眼花，轉身進屋點個火來一照，原來是新縊的婦人，喉咽氣斷，眼見得救不活了，欲待不法照管，他到天明被做公的看見，却不是一場飛來橫禍，辨不清的官司，思量一計，將他移在別處，與我便無干了，耽著驚恐，上前去解這麻索，那白鐵本來有些蠻力，輕輕的便取下掛來，背出正街，心慌意急，不暇致詳，向一家門裏撇下頭，也不回，竟自歸家，兀自連打幾個寒噤，鐵也不敢打了，復上床去睡臥，不在話下，且說丘乙大，黑蚤起來開門，打聽老婆消息，走到劉三旺門前，並無動靜，直走到巷口，也沒些踪影，又回來坐地尋思，莫不是這賤婦逃走他方去了，又想他出門稀少，又是黑暗裡如何行動，又想到他若不死時，麻索必然

還在再到門前去看時，地下不見麻繩，定是死了。劉家門首被他知覺，藏過了尸首，與我白賴。又想劉三旺昨晚不回，只有那綽板婆和那小厮在家。那有力量搬運？又想道：虫蟻也有幾隻，脚兒豈有人無幫助？且等他開門出來看。他什麼光景，見貌辨色，可知就裡。等到劉家開門，再旺出來，把錢去市心裡買饅饅點心，並不見有一些驚慌之意。丘乙大心中委決不下，又到街前街後閑蕩，打探一回，並無影響。回來看見長兒還睡在床上，打躬不覺，怒起掀開被，向腿上四五下，打得這小厮睡夢裡直跳起來。丘乙道：「娘也被劉家逼死了，你不去討命，還只管睡這句話，分明丘乙大教長兒去惹事，看風色。」長兒聽說娘死了，便哭起來，忙忙的穿了衣服，帶着哭，一徑直趕到劉三旺門首去。

罵道：狗娼根，狗淫婦，還我娘來。那綽板婆孫大娘見長兒罵上門，如何耐得急，趕出來罵道：千人射的野賊，種敢上門欺負老娘麼？便揪着長兒頭髮，却待要打見丘乙大，過來就放了手。這小厮滿街亂跳亂舞，帶哭帶罵，討願丘乙大已耐不住，也罵起來。那綽板婆怎肯相讓，旁邊鑽出個再旺來，相幫兩下乾罵一場，都里勸開。丘乙大教長兒看守家裡，自去街上央人寫了狀詞，趕到浮梁縣，告劉三旺和妻孫氏人命事情。大尹准了狀詞，差了拘拿原被告，和隣里干証到官審問。原來綽板孫氏平昔口嘴不好，極是要冲撞人，隣里都不歡喜。因此說話中間，未免偏向丘乙大幾分，把相罵的事情增添得重了。隱隱的將這人命射實在綽板婆身上。這大尹見衆人說話相同，信以為實。

都恐那誤



錯認劉三旺將尸藏匿在家希圖脫罪差人搜檢連地也  
翻了轉來只是搜尋不出故此難以定罪且不用刑將綽  
板抄拘禁差人押劉三旺尋訪楊氏下落丘乙大討保在  
外這場官司好難結哩有分教

綽板抄拘禁差人

磁器匠擔誤生涯

這事且閣過不提再說白鐵將那尸首却搬在一個開酒  
店的人家門首那店主人王公年紀六十餘歲有個媽媽  
靠著賣酒過日是夜睡至五更只聽得叩門之聲醒時又  
不聽得剛剛合眼却又聞得開闢聲叩響心中驚異披衣  
而起卽喚小二起來開門觀看只見街頭上不橫不直攔  
着這件物事王公還道是個醉漢對小二道你仔細看一  
看還是遠方人是近處人若是左近隣里可叩他家起來

扶了去小二依言俯身下去認看因背了星光看不仔細  
見頸邊拖着麻繩却認做是條馬鞭便道不是近邊人想  
是個馬夫王公道你怎麼曉得他是個馬夫小二道見他  
身邊有根馬鞭故此知得王公道既不是近處人由他罷  
小二欺心要拿他的鞭子伸手去拾時却拿不起只道壓  
了身底下儘力一扯那尸首直豎起來把小二嚇了一跳  
叫道阿呀連忙放手那尸撲的到下去了連王公也喫一  
驚問道這怎麼說小二道只道是根鞭兒要拿他的不想  
却是縊死的人頸下扣的繩子王公聽說驚得魂飛天外  
魄散九霄叫道這段頭官司叫我如何喫得起若到了官  
如何洗得清便與小二商議小二道不打緊只教他離了  
我這里就没事了王公道說得有理還是拿到那里去好

西世情言 卷三十四  
小二道撇他在河裡罷當下二人動手直抬到河下遠遠望見岸上有人打著燈籠走來恐怕被他撞見不啻三七十二一撇在河邊奔回家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岸上打燈籠來的是誰那人乃是本鎮一個大戶叫做朱常爲人奸詭百出變詐多端是個好打官司的主兒因與一個隔縣姓趙的人家爭田這一蚤要到田頭去割稻同著十來個家人拿了許多扁挑索子鐮刀正來下舡那提燈的在前走下岸來只見一人橫倒在河邊也認做是個醉漢便道這該死的貪這樣膿血若再一個翻身却不滾在河裡送了性命內中一個家人叫做卜才是朱常手下第一出尖的幫手他只道醉漢身邊有些錢鈔就蹲倒身伸手去摸他腰下却冰一般冷縮手不迭便道元來死的了朱常聽

說是死人心下頓生不良之念忙叫不要慌拿燈來照看是老的、是少的、衆人在燈下仔細打燈認却是個縊死的婦人朱常道你們把他頸裡繩解去那掉了扛下舡裡去藏好衆人道老爹這婦人正不知是甚人謀死的我們如何到去招攬是非朱常道你莫管他我自有用處衆人只得依他解去麻繩叫起看船的扛上船藏在船裡將平基蓋好朱常道卜才你回去媳婦子叫五六個來卜才道這二三十畝稻勾什麼砍要這許多人去做甚朱常道你只管叫來我自有用處卜才不知是意見即便提了燈回去不一時叫到坐了一舡解纜開船兩人蕩漿離了鎮上衆人問道老爹載這東西去有甚用處朱常道如今去割稻趙家定來攔阻少不得有一場相打到告狀結殺如今天

賜這東西與我，豈不省了打官司，還有許多妙處。衆人道：「老爹怎見省了打官司？又有何妙處？」朱常道：「有了這尸首，時只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却不省了打官司，你們也有些財采，他若不見機，弄到當官，定然我們占個上風，可不好麼？」衆人都喜道：「果然妙計！」小人們怎省得，正是：

真定機謀誇自己

排成巧計害他人

這些人都是愚野村夫，曉得什麼利害，聽見家主說得都有財采，竟像甕中取蠶，手到拿來的事，樂極了，巴不得趙家的人這時便到河邊來，廝鬧便好。銀子既有得到手，官司又可以贏得，竟像生了翼翅的一般，頃刻就飛到了。此時天色漸明，朱常教把船歇在空濶無人居住之處，離田頭尚有一箭之路。衆人都上了岸，尋出一條一股好一股

斷的爛草繩，將船纜在一棵草根上，只留一個人在船上看守，衆男女都下田斫稻。朱常遠遠的立在岸上打探，消耗元來這地方叫做鯉魚橋，離景德鎮只有十里多遠，再過去里許，又喚做太白村，乃是江南徽州府婺源縣所管。因是兩省交界之處，人人錯壤而居，與朱常爭田。這人名喚趙完，也是個大富之家，原是浮梁縣人戶，却住在婺源縣地方，兩縣俱置得有田產，那爭的田只得三十餘畝，乃趙完族兄趙寧的，先把來抵借了朱常銀子，却又賣與趙完，恐悔出醜，就竟在佃種，兩邊影射了三四年，不想近日身死，故此兩家相爭，這稻子還是趙寧所種，說話的這田在趙完屋腳頭，如何不先斫了，却留與朱常來割，看官有所不知，那趙完也是個強橫之徒，看得自己大了，道這



田是明中正契買族兄的，又在他的左近。朱常又是隔省人，戶料必不敢來碎稻，所以放心托膽。那知朱常又是個專在虎頭上做窠，要喫不怕死的魍魎，竟來放對。只在田中砍稻，蚤有人報知趙完。趙完道：「這廝真是喫了大虫的心豹子的膽，敢來我這裡撩撥。想是來送死麼？」兒子趙壽道：「自古道來者不懼，懼者不來，也莫輕覷了他。」趙完問報人道：「他們共有多少人？」在此答道：「十來個男子，六、七個婦人。」趙完道：「既如此，也教婦人去，男的對男女對女都拿的來，敲斷他的孤拐子，連船都拔他上岸。那時方見我的手段，即便喚起二十多人，十來個婦人，一個個粗脚大手，裸臂揎拳，如疾風驟雨而來。趙完父子隨後來看，且說眾人遠遠的望着田中，便喊道：「偷稻的賊，不要走。」朱常家人

媳婦看見趙家人來了，連忙住手。望河邊便跑到得岸旁，朱常連叫快脫衣服。眾人一齊卸下，堆做一處。叫一個婦人看守，覆身轉來，叫道：「你來你來，若打輪與你不為好。」漢趙完家有個僱工人，叫做田牛兒，自恃有些氣力，搶先飛奔向前。朱家人見他勢頭來得勇猛，兩邊一閃，讓他沖將過來，纔讓他沖進時，男子婦人一裹轉來，圍住田牛兒，叫聲來的好，提起升籬般拳頭，揀著個精壯村夫，趕上一拳打去，只望先打倒了一個硬的，其餘便如推枯拉朽了。誰知那人却也來得，拳到面上時，將身子打一偏，那拳便打個空。反被眾人圍將籠來，將田牛兒圍住。險些而動不得，急起左拳來打手，尚未起，又被一人接住，兩邊扯開田牛兒，便施展不得。朱家人也不打他，推的推，扯的扯，到像

八擡八縲一般脚不點地竟拿上船那爛草繩繫在草根  
上有甚筋骨初踏上船就斷了艄上人已預先將篙攔住  
衆人將田牛兒納在艙中亂打趙家後邊的人見田牛兒  
捉上船去蜂擁趕上船搶人朱家婦女都四散走開放他  
上去說時遲那時快攔篙的人一等趙家男子婦人上齊  
船時急掉轉篙望岸上用方一點那船如箭一般向河心  
中直蕩開去人衆船輕三四愧便翻將轉來兩家男女四  
十多人盡都落水這些婦人各自掙扎上岸男子就在水  
中相打縱橫攪亂激得水濺起來恰如驟雨相似把岸上  
看的人眼都耀花了只叫莫打有話上岸來說正打之間  
卜才就人亂中把那縊死婦人尸首直撿過去便喊起來  
道地方救護趙家打死我家人了朱常同那六七個婦人

在岸邊接應一齊喊叫其聲震天動地趙家的婦人正絞  
擠濕衣聽得打死了人帶水而逃水裡的人一個個嚇得  
膽戰心驚正不知是那個打死的巴不能擺脫逃走被朱  
家人乘勢追打喫了老大的虧掙上了岸落慌逃奔此時  
只恨父母少生了兩隻脚兒朱家人欲要追趕朱常止住  
道如今不是相打的事了且把尸首收拾起來擡放他家  
屋裡了再處衆人把尸首拖到岸上卜才認做妻子假意  
啼啼哭哭朱常又教撈起船上篙擡之類寄頓個戶人家  
又對看的人道列位地方隣里都是親眼看見活打死的  
須不是誣陷趙完倫到官司時少不得要相煩做個証見  
但求實說罷了這幾句是朱常引人來兜攬處和的話此  
時內中若有個有力量的出來擔當不教朱常把尸首擡

去趙家說和，這事也不見得後來害許多人的性命，只因趙完父子平日是個難說話的，恐怕說而不聽，反是一場沒趣。况又不曉得朱常心中是甚樣個意見，故此並無一人招攬。朱常見無人招架，教眾人穿起衣服，把口首用蘆蓆捲了，將繩索絡好，四人扛著，望趙完家來看的人，隨後跟來觀看兩家怎地結局。

銅盆撞了鐵掃帚

惡人自有惡人磨

且說趙完父子隨後趕來，遠望著自家人迫趕朱家的人，必中歡喜，漸漸至近，只見婦女家人渾身似水都像落湯雞一般，四散奔走。趙完驚訝道：「我家人多，如何反被他們打下水去？」正說著，只見眾人趕到，亂嚷道：「阿爹不好了，快回去罷。」趙完道：「你們怎地恁般沒用，都被打得這模樣。」眾人

人道：「打是小事，只是他家死了人，却怎處？」趙完聽見死了個人，嚇得就酥了半邊，兩隻脚就像釘了，半步也行不動。趙壽與田牛兒兩邊挾着胳膊而行，扶至家中坐下，半晌方纔開言，如何就打死了人。眾人把相打翻船的事細說一遍，又道：「我們也沒有打婦人，不知怎地死了，想是淹死的。」趙完心中沒了主意，只叫：「這事怎好？」那時合家老幼都叢在一堆，人人心中驚慌。正說之間，又進來報朱家把尸首擡來了。趙完又喫這一嚇，恰像打坐的禪和子，急得身色一毫不動。自古道：物極則反。人急計生。趙壽忿地轉起一念，便道：「爹莫慌，我自有一對付他的計較。」在此，便對眾人道：「你們多向外邊閃過，讓他們進來之後，聽我鳴鑼為號，留幾個緊守門口，其餘都趕進來拿人，莫教走了。」一個解

到官司見許多人白日搶劫這人命自然從輕衆人得了  
言語一齊轉身趙完悉又打壞了人分付只要拿人不許  
打人衆人應允一陣風出去趙壽只留了一個心腹義孫  
趙一郎道你且在此又把婦女妻小打發進去分付不要  
出來趙完對兒子道雖然告他白日打搶總是人命爲重  
只怕抵當不過趙壽走到耳根前低低道如今只消如此  
這般趙完聽了大喜不覺身子就健旺起來乃道事不宜  
遲快些停當趙壽先把各處門戶閉好然後尋了一把斧  
頭一個棒槌兩扇板門都已完備方教趙一郎到厨下叫  
出一個老兒來那老兒名喚丁文約有六十多歲原是趙  
完的表兄因有了個懶黃病喫得做不得却又無男無女  
捱在趙完家燒火擗口飯喫當下那老兒不知頭腦走近

前問道兄弟有甚話趙完還未答應趙壽閃過來提起棒  
槌看正大陽便是一下那老兒只叫得聲阿呀翻身跌倒  
趙壽趕上又復一下登時了帳當下趙壽動手時以爲無  
人看見不想田牛兒的孃田婆就住在趙完宅後聽見打  
死了人恐是兒子打的心中著急要尋來問個仔細從後  
邊走出止撞著趙壽行兇嚇得蹲倒在地便立不起身口  
中念聲阿彌陀佛青天白日怎做這事趙完聽得回頭看  
了一看把眼向兒子一顛趙壽會意急急趕近前照頂門一  
棒槌打倒腦漿鮮血一齊噴出還怕不死又向肋上三四  
脚眼見得不能勾活了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了兩條  
性命正是

貪吝終有益

任意是生灾

且說趙一郎起初喚了老兒時，不道趙壽懷此惡念，驚見他行兇，驚得只縮到一壁角邊去了。老兒剛剛完事，接腳又撞個田婆來，湊成一對。他恐怕這第三棒槌輪到頭上，心下着忙，欲得要走。這脚上却像被千百勳石頭壓住，那里移得動分毫。正在慌張，只見趙完叫道：「郎快來幫一幫。」趙一郎聽見叫他相幫，方纔放下肚腸，掙扎得動向前，幫趙壽拖這兩個尸首放在遮堂背後，尋兩扇板門壓好。將遮堂都起浮了，窺曰：「又分付趙一郎道：你切不可洩漏待事平了，把家私分一股與你受用。」趙一郎道：「小人靠阿爹洪福過日的，怎敢洩漏。」剛剛停當，外面人聲鼎沸，朱家人已到了。趙完三人退入側邊一間屋裡，掩上門兒，張看且說朱常引家人媳婦，扛着尸首，赶到趙家，一路打將進去。直到堂中，見四面門戶緊閉，並無一個人影。朱常教把尸首居中停下，打到裡邊去。拿趙完這老亡人出來，鎖在死尸脚上。衆人一齊動手，乒乒乓乓，將遮堂亂打。那遮堂已是離了窺曰的不消幾下，一扇扇都倒下去。尸首上又壓上一層衆人，只顧向前。那知下面有物，趙壽見打下遮堂，把籬篩起外邊人聽見，發聲喊搶，將入來。朱常聽得籬籬，只道有人來搶尸首，急掣身出來。衆人已至堂中，兩下你揪我扯，攪做一團，滾做一塊。裡邊趙完三人大喊：「田牛兒你母親都被打死了，不要放走了。」人田牛兒聽見急奔來問我母親如何，却在這裡。趙完道：「他剛同了老官走來，問我遮堂打下壓死在內，我急走得快，方逃得性命。若遲一步兒，這時也不知怎地了。」田牛兒與趙一郎將遮堂搬

開露出兩個尸首，田牛兒看娘頭時，已打開腦漿，鮮血滿地，放聲大哭。朱常聽見，只道還是假的，急抽身一望，果然有兩個尸首，著了忙，往外就跑。這些家人媳婦見家主走了，各要擺脫逃走，一路揪扭，打將出來。那知門口有人把住一個，也走不脫，都被拿住。趙完只叫莫打壞了人，故此朱常等不十分喫虧。趙完取出鏈子、繩索，男子婦女鎖做一堂，田牛兒痛哭了一回，心中忿怒，跳起身來，我把朱常這老亡八照依母親打死罷了。趙完攔住道：不可，不可。如今自有官法究治，打死他做甚？教眾人扯過一邊。此時已開動遠近村坊地方，鄰里無有不到趙家觀看。趙完留到後邊備起酒席，款待要眾人具個白晝劫殺公呈。那眾人都是趙完的親戚，個個口裏應承了。趙完即央人寫了狀詞。

鄰里寫了公呈，同往婺源縣擊鼓喊冤。正是

強中更遇強中手

惡人須服惡人磨

却說那婺源縣大尹姓李名正，字國材，山東歷城縣人，乃進士出身，為官正直廉明，雪冤辨奸，又且一清如水，分文不取。當下聞得擊鼓喊冤，即便升堂，傳集衙役皂快，喝教帶進趙完一千人，跪在丹墀下。大尹問道：你們有甚冤枉？從實說來。趙完手持狀詞，口中只說：老爺救命。大尹叫手下人拿上狀詞看了，見是人命重事。大尹又問鄰佑道：你們是什人？鄰里道：小人俱是趙完左在鄰居，目擊朱常在趙完家行凶，不得不來報明。將呈子遞上。大尹看了，就叫打轎帶領伴作一應衙役，往趙家檢驗。趙家已自擺設公案迎接。大尹到了坐定，叫伴作將三個死屍致命傷處

從實檢驗報來，作先將丁老兒田氏看過，稟道：「這兩個俱是打傷腦殼，又將朱常的死婦遍身看過，稟道：「此婦遍身並無傷處，惟有頸下一條血痕，看來不是打死，竟是勒死。」大尹道：「可俱是實，作稟道：「小人怎敢混報。」大尹心下疑惑，既是兩下相毆，為何此婦身上毫無傷處，遂喚朱常問道：「此婦是你什麼人？」朱常稟道：「是小人家小才的妻子。」大尹便喚小才問道：「你的妻子可是昨日登時打死了？」小才道：「是大尹問了詳細，自走下來，把三個屍首逐一親驗，作人所報不差，暗稱奇怪，分付把棺木蓋上封好，帶到縣裡聽審。」大尹在轎上一路思想，心下明白，回縣坐下，發衆犯都跪在儀門外，單喚朱常上去，道：「朱常，你不但打死趙家二命，連這婦人也是你謀死的，須從實招來。」朱常



道：「這是家人小才的妻子，奈氏實被趙完打下水死的。」地方上人都是見的，如何反是「小人謀死爺爺，若不信，只問小才便見明白。」大尹喝道：「胡說。」這小才乃你一路之人，我豈不曉得敢在我面前支吾夾起來，衆皂隸一齊答應：「上前把朱常鞋襪去了，套上灰棍，便喊起來。」那朱常本是富是之人，雖然好打官司，從不曾受此痛苦，只得一一吐實。這尸首是浮梁江口，不知何人搬下的，大尹錄了口詞，叫跪在丹墀下，又喚小才進來，問道：「死的婦人果是你妻子麼？」小才道：「正是小人妻子。」大尹道：「既是你妻子，如何把他謀死了？」詐害趙完。小才道：「爺爺昨日趙完打下水身死，地方上人都看見的。」大尹把驚堂在卓上一連七八拍，大喝道：「你這該死的奴才，這是誰家的婦人，你冒認做妻子，詐

驚堂一作氣拍

害別人你家主已招稱是你把他弄死你若巧辯快夾起來。卜才見大尹像道士打靈牌一般把氣拍一片聲亂拍亂喊將魂魄都驚落了。又聽見家主已招只得稟道這都是家主教小人認作妻子並不干小人之事。大尹道你一一從實細說。卜才將下船遇見尸首定計詐趙完前後事細說一遍。與朱常無二。大尹已知是實。又問道這婦人雖不是你打死也不該冒認爲妻。詐害平人。那丁文田婆却是你與家主打死的。這須沒得說。卜才道爺爺其實不曾打死就夾死。小人不招的。大尹也教跪在丹墀。又喚趙完併地方來問。都執朱常拉尸到家乘勢打死。大尹因朱常造謀詐害趙完事實。連道人命也疑心是真。又把朱常夾起來。朱常赦刑不起。只得屈招。大尹將朱常卜才各打

四十。擬成斬罪。下在死囚牢裡。其餘十人各打二十板。三個充軍。七個徒罪。各名下監。六個婦人都是杖罪發回原籍。其田斷歸趙完。代趙寧還原借朱常銀兩。又行文關會浮梁縣。查究婦人尸首。來歷。那朱常初念只要把那尸首做個媒兒。趙完怕打人命官司。必定央人與收私處。這三十多畝田。不消說。起歸他。還要紮詐一注大錢。故此用這一片心機。誰知激變。趙壽做出沒天理事來。對付他反中了他計。當下來到牢裡。不勝懊悔。想道。這蚤若不遇這尸首。也不見得到這地位。正是

蚤知更有強中手

知悔當初枉用心

朱常料道。此處定難翻案。叫兒子分付道。我想三個尸棺。必是釘稀板薄。交了春氣。自然腐爛。你今先去會了該房。



捺住關會文書回去教婦女們莫要渴渴，這縊死尸首原  
息一面向本省上司去告准，捱至來年四五月間，然後催  
關去審，那時爛沒了縊死繩痕，好與他自願一事虛了，事  
實皆虛，不惹這死罪不脫。朱大依了父親前去行事，不在  
話下，却說景德鎮賣酒王公家小二，因相幫撒了尸首，指  
望王公些東西，過了兩三日，却不見說起，小二在口內野  
唱，王公也不在其意，又過了幾日，小二不見動靜，心中躁  
躁，忍耐不住，當面明明說道：「阿公前夜那話兒，歸我把去  
出脫了，還好，若沒我時，到天明地方報知官司，差人出來  
相驗，饒你硬掙不使酒錢，也使茶錢就拚上十來擔，涎吐  
只怕還不得了結哩。」如今省了你許多錢鈔，怎麼竟不說  
起謝我大凡小人度量極窄，眼孔最淺，偶然替人做件事

兒微倖得效，便道：「天大功勞，虧我扶持成就，竟想厚報，  
稍不如意，便要就翻轉臉來了，所以人家用錯了人，反受  
其荼毒。」如小二不過一時用得些氣力，便想要王公的銀  
子，那王公若是個知事的，不拘多寡與他些也就罷了，誰  
知王公又是捨不得一文錢的，怪吝老兒說着要他的錢，  
恰像割他身上的肉，就面紅頸赤起來了。當下王公見小  
二要他銀子，便發怒道：「你這人忒沒理，喫黑飯，護漆柱，喫  
了我家的飯，得了我的工錢，便是這些小事，畧走得幾步，  
如何就要我錢？」小二見他發怒，也就嚷道：「嗒呀，就不把我  
也是小事，何消得喉急，用得我着方喫得你的飯，賺得你  
的錢，須不是白把我用的，還有一句話，得了你工錢，只做  
得生活，原不曾說替你拽死屍的。」王婆便走過來道：「你這

蠻子、真个惹賴、自古道、茄子也讓三分老、怎麼一個老人、家全沒些尊卑、一般樣與他爭讓、小二道、阿婆、我出了力、不把銀子與我、反發喉急、怎不要噤、王公道、什麼是我謀、死的要詐我錢、小二道、雖不是你謀死、便是擅自移尸、也須有个罪名、王公道、你到去首了我來、小二道、要我首、也不難、只怕你當不起這大門戶、王公趕上前道、你去首、我不怕、望外劈頸就攔、那小二不曾提防、捉脚不定、翻筋斗、直跌出門外、磕碎腦後、鮮血直淌、小二跌毒了、罵道、這老忘八、虧了我反打麼、就地下拾起一塊磚來、望王公擲去、誰知數合當然、這磚不至不斜、正中王公太陽、一交跌倒、再不則聲、王婆急上前扶時、只見口開眼定、氣絕身亡、跌脚叫苦、便哭起天來、只因這一文錢上、又斷送了一條性命。

命

總爲惜財喪命

方知財命相連

小一見王公死了、爬起來就跑、王婆喊叫隣里、趕上拿轉、鎖在王公脚上、問王婆因甚事起、王婆一頭哭、一頭將前情說出、又道、煩列位與老身作主、則個衆人道、這廝元來恁地可惡、先教他喫些痛苦、然後解官、三四個鄰佑上前來、一頓拳頭、脚尖打得半死、方纔住手、教王婆關閉門戶、同到縣中告狀、此時紛紛傳說、遠近人都來觀看、且說邱乙大、正訪問妻子尸首不着、官司難結、心思氣悶、這一日、聞得小一打王公的根由、怎道這婦女尸首、莫不就是我的妻子麼、急走來問、見王婆鎖門要去告狀、邱乙大上前問了個詳細、計算日子、正是他妻子出門這日、便道、怪道

我家妻子尸首當朝就不見踪影原來是他們丟掉了到  
如今有了實據綽板婆却自賴不得的了即忙趕到縣前  
看來只見王婆叫喊到縣堂上縣王知是殺命大案立刻  
出簽拿了小二不問眾人先教王婆問了條細小二料道  
罪真難脫了不待用夾一一招承打了三十問成死罪下  
在獄中邱乙大算計妻子被劉三旺謀死正是此日這尸  
首一定是他撇下的證見已確要求審結此時婺源縣知  
會文書未到大尹因沒有尸首終無實據原發落出去尋  
覓再說小二初時已被隣里打傷那頓板子又十分利害  
到了獄中沒有使用又且一頓拳頭三日之間血崩身死  
為這一支錢起又送一條性命

見因貪白鏹

登自喪黃泉

且說邱乙大從縣中回家正打白鏹門首經過只聽得裡  
邊叫天叫地的啼哭原來白鏹自那夜擔着驚恐出脫這  
尸首冒了風寒回家上得床就發起寒熱病了十來日方  
纔斷命所以老婆啼哭眼見為這一支錢又送一條性命

化為陰府驚心鬼

失却陽間打鐵人

邱乙大聞知白鏹已死嘆口氣道恁般一個好漢有得幾  
日却又了賬可見世人真是沒根的走到家中看時止有  
這個小厮鬼一般縮在半邊要口熱水也不能勾看了那  
樣光景方懊悔前日逼勒老婆做了這件拙事如今又弄  
得不繼不勉心下煩惱連生意也不去做終日東尋西覓  
並無尸首下落看看捱過幾年又登五月中旬那時朱常  
兒于朱太已在按院告往狀詞批在浮梁縣審問行文到

婺源縣關提人犯尸棺起初朱太還不上緊到了五月間料得尸首已是腐爛大尹送個柬道與婺源縣該房起文關解那趙完父子因婺源縣已經問結自道沒事毫無畏懼抱卷赴理兩縣解子領了一千九犯三具尸棺道至浮梁縣當堂投遞大尹將人犯羈禁尸棺發置官壇候檢打發婺源回文自不必說不則一日大尹吊出衆犯前去相驗那朱太合衙門通買囑了要勝趙完大尹到尸場上坐下趙完將浮梁縣案卷呈上大尹看了對朱常道你借尸索詐打死二命事已問結如何又告朱常稟道爺爺趙完打余氏落水身死衆目共見却買囑了地隣伴作妄報是縊死的那丁文田婆自己情慌謀害抵飾硬誣小人打死且不要論別件但據小人生僕力量有限趙家是何等勢

緊作緊

力却容小人打死一命况死的俱是七十多歲難道恁他利害只揀垂死之人來打爺爺推詳這上就見明白大尹道既如此你當時就不該招承了朱常道他那衙門情緊用極刑拷逼若不屈招性命已不到今日了趙完也稟道朱常當日倚仗假尸逢着的便打合家躲避那丁文田婆年老奔走不及故此遭他毒手假尸縊死繩痕是婺源縣太爺親驗過的豈是伴作妄報如今日久腐爛巧言誑騙爺爺希圖漏網反陷但求細看招卷曲直立見大尹道這也難憑你說即教開棺檢驗天下有這等作怪的事只道尸首經了許久料已腐爛盡了誰知都一毫不變宛然如生那楊氏頸下這條繩痕轉覺顯明倒教伴作人沒理會你道爲何他已得了朱常的錢財若尸首爛壞了好從中

作孽、要出脫朱常反坐趙完、如今傷痕見在、若虛報了、恐大尹還要親驗、實報了、如何得朱常銀子、正在躊躇、大尹蚤已瞧破、就走下來親驗、那伴作人被大尹監定、不敢隱匿、一一實報、朱常在傍暗暗叫苦、大尹將所報傷處、將卷對看、分毫不差、對朱常道、你所犯已實、怎麼又往上司誑告、朱常又苦苦分訴、大尹怒道、還要強辨、夾起來、快說道、縊死婦人是那里來的、朱常受刑不過、只得招出、本日蚤起在某處河沿邊遇見、不知是何人撇下、那大尹極有記性、忽想起去年邱乙大告稱不見了妻子尸首、後來賣酒王婆告小二打死王公也稱是日拾尸首、撇在河沿上去了、至今尸首沒有下落、莫不就是這個麼、暗記在心、當下將朱常、木都責三十、照舊死罪下獄、其餘家人問徒

召保趙完等發落寧家、不題、且說大尹回到縣中、吊出邱乙大狀詞、并王小二那宗案卷、查對果然日子相同、撇尸地處一般、更無疑惑、卽着原差、喚到邱乙大、劉三、旺子証人等、監中吊出綽板婆孫氏、齊到尸場、認看、此時正是五月天道、監中瘟疫大作、那孫氏剛剛病好、還行走不動、劉三、旺與再旺扶挾而行、到了尸場上、伴作揭蓋棺蓋、那邱乙大認得老婆尸首、放聲號慟、連連叫道、正是小人妻子、干証鄰里也道、正是楊氏、大尹細細鞫問、致死情由、邱乙大咬定劉三、旺夫妻登門打罵受辱、不過以致縊死、劉三、旺孫氏又苦苦折辯、地鄰俱稱是孫氏起釁、與劉三、旺無干、大尹喝教將孫氏、按起、那孫氏是新病好的人、身子虛弱、又走行這番勞碌過度、又費唇費舌折辯、漸漸神色改

變經着拶子疼痛難忍，一口氣收不來，翻身跌倒，嗚呼哀哉！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一條性命，正是

地獄又添長舌鬼

陽間少了綽板聲

尹看見即令放棹，劉三旺向前叫喊，喊破喉嚨，也喚不轉。再旺在旁哀哀啼哭，十分悽慘。大尹心中不忍，向丘乙大，道：你妻子與孫氏角口而死，原非劉三旺拳手相打。今孫氏亦以足抵償，今後兩家和好，尸首各自領歸埋葬，不許再告。違者定行重治。眾人叩首依命，各領尸首埋葬。不在話下。且說朱常才下到獄中，想起枉費許多銀兩，反受一場刑杖，心中氣惱，染起病來，却又沾着瘟氣，二病夾攻，不勾數日，雙雙而死。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兩條性命。

未詐他人

先損自己

說話的我且問你，朱常生心害人，尚然得個喪身亡家之報。那趙完父子活活打死無辜二人，又誣陷了兩條性命，他却漏網安享，可見天理原有報不到之處。看官，你可曉得古老有幾句言語麼？是那幾句古語道：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時辰未到

那天公算善報，個個記得明白。自古往今來，曾放過那個這趙完父子漏網受用。一來他的頑福未盡，二來時候不到。三來小子只有一張口，沒有兩副舌，說了那邊便難顧這邊，少不得逐節還你一個報應。閒話休題，且說趙完父子又勝了朱常，回到家，中親戚鄰里齊來作賀，喫了好幾日。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酒又過數日，聞得朱常卜才俱已死了一發喜之不勝。田半兒念着母親暴露領歸理葬，不題。時光迅速，不覺又過年餘。原來趙完年紀雖老，還愛風月，身邊有個偏房，名喚愛大兒。那愛大兒生得四五分顏色，喬喬肅肅，正在得趣之時，那老兒雖然風騷，到底老人家，只好虛應故事。怎能勾滿其所欲，看見義孫趙一郎，身材雄壯，人物乖巧，尙無妻室，到有心看上了，常常走到廚房下，捱肩擦背，調嘴弄舌。你想世上能有幾個坐懷不亂的魯男子？婦人家反去勾搭他，可有不肯之理。兩下眉來眼去，不一日成就了那事。彼此俱在少年，猶如一對餓虎，那有個飽期。捉空就閃到趙一郎房中，偷一手兒。那趙一郎又有些本領，弄得這婆娘體酥骨軟，魄散魂銷，恨不騎刺并做一塊，約莫串了

半年有餘。一日愛大兒對趙一郎說道：我與你雖然快活了這幾多時，終是碍人耳目，心忙意急，不能勾十分盡興。不如悄悄地逃往遠處，做个長久夫妻。趙一郎道：小娘子若真肯向我，就在這裏也可做得長久夫妻。愛大兒道：你便是心上人了，有甚假意？只是怎地在此就做的夫妻？趙一郎道：昔年丁老官與田婆都是老爹與大官人自己打死，詐賴朱家的。當時教我相幫他扛抬會許事完之日，分一分家私與我。那個棒槌還是我藏好，一向多承小娘相愛，故不說起。你今既有此心，我與老爹說不要了。那一分家尋個所在住下，然後再央人說，要你爲配，不怕他不肯。他若捨不得，那時你悄悄地竟自走了出來，他可敢道個不字麼？設或不達時務，便報與田半兒同去告官，教他性命也

自難保愛大兒聞言不勝歡喜道事不宜遲作速理會說罷閃出房去次日趙一郎探趙完獨自個在堂中間坐上前說道向日老爹許過事平之後分一分家私與我如今朱家了帳已久要求老爹分一股兒自去營運與我度日趙完答道我曉得了再過一日趙一郎轉人後邊遇着愛大兒遞個信兒道方纔與老爹說了孃子留心察聽着可像肯的愛大兒點頭會意各自開去不題且說趙完叫趙壽到一間廂房中去將門掩上低低把趙一郎說話學與兒子又道我一時含糊應了他如今還是怎地計較趙壽道我原是哄他的甜話怎麼真个就做這指望老趙道當初不合許出了今若不與他些這點念頭如何肯息趙壽沉吟了一回又生起歹念乃道若引慣了他做了个月月

紅倒是有無了無休的詐端想起這事止有他一个曉得不如一發除了根永無掛慮那老兒若是个有仁心的勸兒子休了這念切亂與他些小東西或者免得後來之禍也未可知平不合萬不合却說道我也有這念頭但沒有个計策趙壽道有甚難處明日去買些砒礪下在酒中到晚灌他一醉怕道不就完事外邊人都曉得平日將他厚待的決不疑惑趙完歡喜以爲得計他父子商議只道神鬼不知那曉得却被愛大兒瞧見料然必說此事悄悄走來覆在壁上窺聽雖則聽着幾句不當明白恐怕出來撞着急閃入去欲要報與趙一郎因聽得不甚真切不好輕事重報心生一計到晚間把那老兒多勸些幾杯酒喫得醉爛爛到了床上愛大兒反抱定了那老兒撒嬌撒痴淫聲



浪說那老兒迷魂了，乘着酒興，未免做些沒正經事體。友在酣美之時，愛大兒道：「有句話兒要說，恐氣壞了你，不好開口。若不說，又氣不過。」這老兒正頑得氣喘吁吁，借那句話頭，就停住了，說道：「是那個沖撞了你？如此着惱。」愛大兒道：「耐一郎這廝，今早把風話撩撥我，我要扯他來見你，倒說老爹和大人性命都還在我手裏，料道也不敢難爲我。不知有甚緣故，說這般滿話，倘在外人面前也如此說，必疑我家做甚不公不法，勿當可不壞了名聲。那樣沒上下的人，怎生設個計策擺布死了也省了後患。」那老兒道：「元來這廝恁般無禮，不打緊，明晚就見功效了。」愛大兒道：「明晚怎地就見功效？」那老兒道：「也是合當命盡，將要藥死的話。」一五一十說出那婆娘得了實言，次早閃來報知趙

一郎。趙一郎聞信，喫那驚不小，想道：「這樣反面無情的狠人，倒要害我性命，如何饒得他過？」摸了棒槌，鎖上房門，急來尋着田牛兒，把前事說與田牛兒，怒氣冲天，便要趕去廝鬧。趙一郎止住道：「若先釀破了，反被他做了準備，不如竟到官司與他理論。」田牛兒道：「也說得是。」還到那一縣去。趙一郎道：「當初先在婺源縣告起，這大尹還在原到他縣裏去，那太白村離縣止有四十餘里，二人拽開腳步，直跑至縣中，好好大尹早堂未退，二人一齊喊叫大尹，喚入當廳跪下，却沒有狀詞，只是口訴。先是田牛兒哭稟一番，次後趙一郎將趙壽打死，丁文田婆誣陷朱常卜才情，緣細訴將行兇棒槌呈上。大尹看時，血痕雖乾，鮮明如昨，乃道：「既有此情，當時爲何不首？」趙一郎道：「是時因念主僕情分，」

不忍出首，如今恐小人洩漏，昨日父子計議，要在今晚將  
毒藥鴆害小人，故不得不來投生。大尹道：他父子計議怎  
地，你就曉得？趙一郎急遽問：不覺吐出實話，說道：虧主人  
偏房愛大兒，報知方纔，曉得大尹道：你主人偏房如何肯  
來報信？想必與你有姦麼？趙一郎被問破心事，臉色俱變，  
強詞抵賴。大尹道：事已顯然，不必強辨。即差人押二人去  
拿趙完父子，并愛大兒前來赴審。到得太白村，天已昏黑，  
田牛兒留回家歇宿，不題。且說趙壽早起，就去買下砒礪，  
却不見了趙一郎，問家中上下都不知道。父子雖然有些  
疑惑，那個慮到愛大兒洩漏？次日清晨，差人已至一索細  
翻拿到縣中。趙完見愛大兒也拿了，還錯認做趙一郎，詞  
盡他不從。因此牽連在內，直至趙一郎說出報他謀害情

由方知向來有姦，懊悔失言。兩下辨論一番，不肯招承，怎  
當嚴刑殿煉，疼痛難熬，只得一一實招。只因他害了四命，  
情理可恨。趙完父子各打六十，依律處斬。趙一郎姦騙主  
妾，肯恩反噬，愛大兒通同姦騙男女二人，各責四十。雜犯  
死罪，齊下獄中。田牛兒釋放回家，一面脩文申報上司，提  
解見証。不一日，申奏刑部，詳勘辨劄，四人俱擬依秋後處  
決。只因這一文錢，又斷送了四條性命。雖然是冤，各有頭  
債，各有主。若不爲這一文錢，爭鬧楊氏如何得死？沒有楊  
氏尸首，連朱常這詐害一事也，就做不成了。總爲這一文  
錢，却斷送了十三條性命。這段話，叫做一文錢小隙造奇  
冤，奉勸世人捨財忍氣，爲上有詩爲證。

相爭只爲一文錢

小隙誰知奇禍連

勸汝捨財兼忍氣 一生無禍得安然

魏狀禮遇... 凡只首... 尊各育... 夫只因... 謂良... 以罪... 妾肯... 鄰聖... 爲... 向... 來... 會... 交... 與... 興... 興... 共... 言... 兩... 之... 義... 請... 之... 審... 不... 許... 許... 奉... 奉... 奉...

第二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犬馬猶然知戀主况於列在生人爲奴一日主人身情  
恩同父子各分等君臣 主若虐奴非正道奴如欺主  
傷倫能爲義僕是良民盛衰無改節吏册可傳神  
說這唐玄宗時有一官人姓蕭名穎士字茂挺蘭陵人氏  
自幼聰明好學該博三教九流貫串諸子百家上自天文  
下至地理無所不通無有不曉真个胸中書富五車筆下  
句高千古年方一十九歲高擢魏科名領朝野是一個廣  
學的才子家中有个僕人名喚杜亮那杜亮自蕭穎士數  
齡時就在書房中服事起來若有驅使奮勇直前水火不  
避身邊並無半文私畜陪伴蕭穎士讀書時不待分付自